

# 千古一辩——鹅湖之会

文 / 阑珊

鹅湖山下稻粱肥，豚栅鸡栖半掩扉。”江西省铅山县的鹅湖人杰地灵，在南宋年间，这里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辩论：鹅湖之会。

## 鹅湖之会

宋代崇文抑武，学术氛围浓厚，南宋年间，多种思想和学术在各地兴起，形成了不同的分支派别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，成为新儒学的两支强劲力量。

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春，儒家大师吕祖谦从浙江来到福建，与朱熹相聚寒泉。吕祖谦是浙江婺学的领军人，祖辈有八代五宰相、十七进士之说，他为人谦和，与朱熹、张栻并称“东南三贤”。朱、吕二人历时40多天，研读了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的著作后，共同摘编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理学先哲语录《近思录》。

吕祖谦返回婺州时，朱熹为他送行，途中要经过江西上饶鹅湖寺，吕祖谦突发奇想，要邀请陆九渊、陆九渊与朱熹相会。朱熹与陆氏兄弟没有见过面，但是都读过对方的书，他们的学术观点存在较大分歧，彼此都有当面切磋的想法。吕祖谦是朱熹的好友、陆九渊的伯乐，对双方的观点十分了解，有调和之意，机缘成熟就促成了这件雅事。

朱熹与陆氏兄弟分别位于武夷山一东一西，5月16日，朱熹、吕祖谦一行十余人从寒泉精舍出发，取道去江西铅山，路过武夷山九曲溪时，在响声岩的绝壁前，他们留下一组题名，并记录了此行的时间，这成为武夷山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。5月28日，众人抵达鹅湖。此时，陆九渊、陆九渊与弟子们也水路兼程的赶往鹅湖寺，哥哥陆九渊与陆九渊的思想有不同之处，但是二人事先达成共识，以陆九渊的思想为准。

6月3日，鹅湖寺人头攒动，众多读书人和好奇者闻讯赶来，都想亲睹当世大儒的精彩雄辩，当时参与鹅湖之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。鹅湖之会的中心议题是“为学之方”，文人辩论倒有趣，吟诗一首作为开场，随后主持人吕祖谦向陆氏兄弟询问：近来“有何学问新功”，场面一经打开，诗作频出，字里藏锋、话中蓄锐，一个好辩，一个善辩，你来我往，双方阐述各自观点的同时搏击对方薄弱之处，唇枪舌战，好不紧张。

朱熹认为理是万物本源，以“道问学”为主，强调为学之方首先要格物穷理，否定放纵内心、自以为是的做法。他看到人心幽暗的一面，认为一般人不会象圣人那样自来高尚，只有通过读圣贤书，泛观博览，对外物细致考察和深入研究，才能一步步登上入圣的阶梯，获得潜在的良知与智慧，显露出仁



图为鹅湖书院遗址，原是为了纪念鹅湖之会而建的四贤寺。（网络图片）

爱之心。

陆九渊认为宇宙万物以心为本，“欲先发明人之心本，而后使之博览”，他讲人心本善，不能忽视本心德性，无需外求读太多书，并以不读书的人见到坟墓也会哀伤、先古尧舜不是读书人为证，否定治学必须通过读书的说法，说咬文嚼字是琐碎不得要领的，没有抓住根本，强调人心的强大力量，追求自我反省。

第三天，辩论达到焦点，陆九渊提出：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”，强调以心为本；朱熹提出：“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有理，有此理便有此天地”，认为一般人不是圣贤，需要不断修养自己，淘尽渣滓。

到了第四天，随着不断阐明细述，双方竟然有很多共识，后来都表现的十分平和，辩论无所谓输赢。6月8日，吕祖谦、朱熹、陆九渊、陆九渊及弟子们相互拜别，这场被中国哲学史称为“千古一辩”的鹅湖之会宣告结束了。

朱熹等人在返回途中来到武夷山的分水关，面对分合的水流，朱熹深有感悟的念道：“水流无彼此，地势有西东，欲识分时异，应知合处同”，朱熹后来对自己的学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总结。

朱熹和陆九渊、陆九渊性格不同，治学方法及所得经验不同，不同资质的人走不同的路，理学和心学之争犹如禅宗的渐悟和顿悟之争，都不能说服对方，其实他们“同尊孔孟、同扶名教、同植纲常”，根本上并不矛盾。朱熹强调格物致知，并不否定涵养心性，他一生都在修养内心。陆九渊虽然不强调读书，但也不否定读书，他本人也是博览群书，学养深厚。

大儒们互相尊重，虽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，但也看到了各自的长短，最后表现出求同存异、和而

不同的宽宏大量，呈现了光照千秋的君子风度和儒者风范。这场辩论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，对南宋整个学术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为了纪念这场聚会，信州刺史杨汝砺在鹅湖寺的西面建了一座四贤寺，四贤指的就是吕祖谦、朱熹、陆九渊、陆九渊四位先贤，到了南宋淳佑十年，朝廷赐名为文宗书院。景泰四年，更名为鹅湖书院。鹅湖书院有宏伟的建筑群，布局严谨，透露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距今已有800年的历史，是中国著名的书院。

## 君子之交

朱熹，字元晦，号晦庵、紫阳，幼年时堪称神童，不爱玩耍，渴望博识，四岁就向父亲提出关于天的问题，五岁就能读懂《孝经》，并在书中写道：“若做不到，就不是人”。朱熹是程颐、程颢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弟子，主张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讲究“格物致知”，是闽学派代表人物，儒学集大成者，著作包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等，在南宋时期是主流学者，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哲学家、诗人，被学者奉为“万世宗师”，是唯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，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，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学体系被后世广泛研究和讨论。

朱熹提出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的为学之道，一生创建、振兴书院六十余所，他制定的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被视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校规教规。著名诗句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、“少年易老学难成，一寸光阴不可轻”、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等，都是朱熹的佳作。

朱熹为官多年，清廉正直，关心百姓疾苦，历任同安主簿、漳州

知府、浙东巡抚等职，官拜焕章阁待制兼侍讲，为宋宁宗讲学，后因反对权臣韩侂胄遭到“庆元党禁”打击，晚年归建阳讲学著说。

陆九渊，人称象山先生，乾道年间进士，曾在朝为官，后来在江西象山书院讲学。陆九渊幼年也是个神童，三四岁就思考关于宇宙的问题，十三岁时立志成为儒家圣人。他是心学开创者，在当时属于新进学者，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。陆九渊与陆九渊共同讲学带徒，陆九渊的心学在江西抚州一带影响很大，甚至在临安城造成轰动，很多人登门拜访。陆九渊的思想影响到王阳明，后世把王阳明的心学称为“陆王心学”。

鹅湖之会后，朱熹和陆氏兄弟没有因为观点不同心生芥蒂，反而都很敬重对方的品德和才华，保持着书信往来，成为君子之交。淳熙四年，陆九渊的继母邓氏去世，陆九渊向朱熹函询礼制问题，朱熹以《礼记》中的注文相解释。

淳熙五年，朱熹赴南康军任，行至信州时陆九渊来访，二人追忆鹅湖之会，朱熹作诗一首：

德义风流夙所钦，  
别离三载更关心。  
偶扶藜杖出寒谷，  
又枉蓝舆度远岑。  
旧学商量加邃密，  
新知培养转深沉。  
却愁说到无言处，  
不信人间有古今。

淳熙七年，陆九渊去世，次年二月，陆九渊到南康请朱熹为陆九渊书写墓志铭。

同年，陆九渊再次到南康拜访朱熹，当时朱熹45岁，陆九渊36岁，黄昏时分两人一起泛舟湖上，欢谈畅饮。朱熹称陆九渊是“佳客”，认为他博学广识，邀请他给自己白鹿洞书院的学生讲课，陆九渊也不推辞，大大方方的讲了一堂课，题目是：君子喻于义，

小人喻于利。

陆九渊的讲课精彩深刻，朱熹与学生被深深打动，以致清然泪下。朱熹对陆九渊大加赞赏，带着学生对陆九渊行弟子礼，说：“熹当与诸生共守，以无忘陆先生之训”，并指示门人将此事记录下来，刻石为铭，存于白鹿洞书院，两位大儒的精神境界成为思想史上的佳话。绍熙三年（1193年），陆九渊去世，朱熹失声痛哭，率弟子设灵祭奠。

## 文化包容

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鹅湖之会，除了朱、陆之辩，还有一次是十三年后的辛弃疾与陈亮之会。陈亮代表的是事功学说，强调现实和具体，倾向于富国强兵、建功立业。辛弃疾文武全才，词风豪放，有恢复中原、雪耻报国的志向，但是仕途坎坷，壮志未酬。

辛弃疾和陈亮之间没有发生激烈的辩论，而是陈述各自的主张与政治情怀，最后达成共识，还诞生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千古名篇，这就是辛弃疾为陈亮所作的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：

醉里挑灯看剑，  
梦回吹角连营，  
八百里分麾下炙，  
五十弦翻塞外声，  
沙场秋点兵。  
马作的卢飞快，  
弓如霹雳弦惊，  
了却君王天下事，  
赢得生前身后名，  
可怜白发生。

除了两宋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思想文化高峰，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，涌现出众多流派，群星荟萃，百家争鸣，盛况空前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当时数得上名字的学派有189家，还有著作称诸子百家实际有上千家，各学派之间自由辩论，多元思想相互竞争。

经过两百多年的磨合，很多流派相互吸收融合，流传较广、影响较大的最终只有12家：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兵家、名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医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。到汉武帝时，朝廷实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策，以孔子、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推行的正统思想，但也没有排斥其它流派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兴起了玄学，唐宋时期的诗词歌赋也是风靡一时。中国文人有雅集的习惯，如兔园之会、金谷园雅集、兰亭集会、西园雅集、玉山雅集等，十几位、乃至几十上百位文人墨客相聚一堂，祭拜先贤，交流书画，品诗论道，互辩共赏，“文采风流，辉映一世”，即使在今天，也让我们羡慕不已。

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，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，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力量让华夏子孙受益无穷！◎

# 宰相找出偷牛贼

文 / 夏风

古籍《芝田录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唐朝宰相贾耽执掌政务，为人秉持正道侍奉君主。凡是灾祸还未显露，他往往能够预先察觉并化解。至于阴阳、时令、天象之类的学问，他无不通晓。

有一位村民丢了牛，便到桑国师那里占卜。卦象成后，国师对他说：“你的牛，是贾相国（贾耽）偷去放在他的帽笥（帽箱）里了。你只要等他上朝时，上前当面控告即可。”

老者便依言去问贾相国。贾耽



询问缘由，他便据实把占卜的话告诉贾耽。贾耽在马上听后大笑，当即打开自己的帽笥，取出式盘（占星测算用的盘），放在马鞍上转动着让众人观看。良久，他对失牛者说：“相公当然不会偷你的牛。不过相公知道牛在哪里。你只需到安国观三门后的大槐树顶端，去那里的喜鹊巢里找。”

村民便径直赶到三门上，看到槐树梢头果然有一只喜鹊巢，但里面什么也没有。他下树后低头一看，发现那只失牛就在槐树根旁吃草，草从旁就是偷牛人家。

这则故事乍看离奇，实则暗藏深意。桑国师并非真以卜筮诬指贾

耽，而是深知这位通晓阴阳时象的宰相必能推断出失牛的真正去向，于是巧施一计，让村民得以名正言顺地靠近贾耽，并藉由宰相的智慧揭开真相。

这个故事看起来不可思议，其实是聪明的桑国师知道，通晓阴阳的宰相贾耽一定会算出牛是被谁所偷的，用了这样一个妙计让村民有理由接近宰相贾耽。同时也说明了神文化的高深莫测之处。

更值得玩味的是，故事呈现出一种神文化的深邃氛围——当人能通晓阴阳之理时，万事万物的运行皆如掌中纹理般清晰，无有迷失。◎

# 一念之差 有善名夫妇皆被震死

文 / 刘晓

人生在世，一念之善，福报不期而至；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又会有怎样的报应呢？

清朝咸丰年间，浙江湖州寿星桥有一对夫妇，年龄皆在五十开外，平日持斋念佛，颇有善名。然而，他们俩突然在某年六月，同时遭雷击而死，大家都不明白原因。科举考场右文馆有位七十多岁的老

人，一天在街上纳凉时，听到一些年轻人在讨论此事，并因此认为天道并不存在。

老人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该因为这件事而怀疑天道。这个人年少时十分贫穷，曾在此地开了家点心店，与我是邻居。一天，我还没有起来时，听见这个人说：‘怎么会匆匆忙忙到这个地步，将东西遗忘在店中也不知晓。我们等他回来就还给他。’”随即听到他的妻子

问：‘遗忘的是什么东西？’之后又听到妻子唾骂丈夫道：‘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财富，为什么要还回去？’于是听见她迈着碎步上了楼。”

老人继续说道：“日将中午，突然有一个人狂奔而来，说自己清晨将腰包遗忘在这里，里边有五十枚银洋，并向店家是否看到。店主因为已经受到了妻子的蛊惑，就否认捡到。失银者急急说：‘我筹

措这些钱着实不易，而且有急用。当时店中并没有其他人，如果你捡到，希望你归还给我。这是莫大的阴德，我一定会报答你。’然而不停地哀求。店主有些为难，这时他的妻子在楼上喊道：‘你吃完了就走，即便遗忘了东西，我们的小店来来往往很多人，怎知不是其他人拿走，而诬陷我们呢？’失银者看哀求无效，只得失望地离开了。”

在这件事后，店主夫妇搬去了其他地方，日子也渐渐富裕起来。如今遭此劫难，怎知其致富不是靠着这些银子为本金运作？那个失银者离去后，则怎知他没有愤恨轻生等事情呢？

而这个店主人后来一心向善，也不是没有来由的。只是一念之差，已经铸成大恶，后来微小的善行，也不足以抵偿的。此事记载于清朝《劝戒录》中。◎